

藝術女巫 魯碧·司瓦那

文、圖／鄭芳和



▲ 魯碧·司瓦那 玫瑰蔓延裝置藝術 西元 2017 年。

如果藝術可以召魂，召喚現代人已魂飛魄散的生者之魂、重新親炙藝術的魔魅，拋捨頭腦的理性思維，回到身體感知的迴路，那麼藝術家就猶如扮演可以溝通幽明，施巫術降靈的巫師。

魯碧·司瓦那 (Ruby Swana)，漢名石瑛瑗，魯碧是阿美族「巫師」之意，她的創作隱約散發著人心對神話、儀式的渴求，讓觀者感通交會，牽起一縷「巫者美學」的心靈絲路。

如是初露，渾沌幽微

西元 2016 年，筆者在高雄市立美術館，無意間邂逅魯碧·司瓦那的〈花露初〉，我穿梭在藤蔓與藤蔓交織，光影撲朔迷離的空間，彷彿走入野生的秘境。

那藤蔓上下左右蔓生，交相纏繞，迂迴婉轉；那細密的漁網，團團包覆，層層掩映，白裡透光；那光暈無邊流瀉，渲染朦朧，朵朵綻放。恍惚間，我像漫遊在疏影橫斜，半明半晦的荒野，似乎有種野性的呼喚，那音波穿透腦海，把我剛剛評審高雄獎作品等等的記憶，一筆刷空，只靜靜感受那無以言喻的氣息。

這件〈花露初〉，粗細不一的藤蔓攀爬著漂流木枝幹，恣意蔓延，彷彿與天地耳鬢廝磨，無盡纏綿，不明不晦的光暈，圍繞著一朵由無數乾燥的玫瑰花瓣編組成的花蕊，構築出宛如光的能量場，渾沌而幽微。

簡單、素樸的材質，來自大地，件件自然地安置／安住在展場，一股生野而柔和的張力，盪人心弦。作品有如藝術家個人的夢囈獨白，卻又引領著觀者的我達到一種輕盈、超脫的心靈舒放。

3 年後，當我遇見〈花露初〉的作者魯碧·司瓦那，

她竟不假思索地問我：「妳有沒有感覺現場能量很強？」，我告訴她：「這件作品的魅力讓我至今十分難忘。」，我心想不知她施放了何種法術，那令人感動的餘音仍繞樑不去。我好奇地問她：「花露初」這三個字極美，極富詩意，如花的初露，綻放，她如何想到？只見她淡淡地說：「花露初是阿美族語 Folucu，是心的意思，我就直接譯過來。」，我更好奇她當初如何構思完成這件幽微飄忽，詩情畫意的作品。

泛靈崇拜，萬物冥合

「我很感謝策展人，他願意接受我無法事先交出草圖。一到展覽現場，要實地創作時，我仍不知要怎麼做？」，我十分吃驚，她這件〈花露初〉是「2016Pulima 藝術獎」臺灣獲邀參展的代表作，而她卻一直說她不知如何做，且又沒有構思，沒有草圖，這在官方美術館是無法接受的事實。

「在沒有草圖，不去預設的過程中，你會發現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只要更專注，更安靜，會有一個聲音牽引你，引導你去創作。」，魯碧說：「我是用當下的感覺，用直覺去呼應展覽的主題『靈魂的所在』。」。

「那個牽引你的聲音，會是召喚你的祖靈嗎？」。

「原住民是泛靈信仰，與大自然互動



▲ 魯碧·司瓦那於高美館展出的〈花露初〉裝置藝術(局部)，西元2016年。

有一個儀式，與樹神、海神、河神溝通，與萬物的靈溝通，我們原住民身體內有這個基因，創作〈花露初〉時，我是在泛靈的狀態中。」。

原來魯碧的創作是透過與靈的溝通及交流的靜坐儀式，把她的手交託出去，在裝置的過程中以漂流木、樹藤、漁網、花瓣、燈光，構築出一個屬靈的空間。不預設、沒草圖，讓自己的身體與靈在當下的感覺中交合，在深邃的寧靜中相遇，是她心所嚮往的創作過程。

沒有故作玄奧，沒有離經叛道，沒有深刻的立論，她只是把自己清空如一艘空船，讓存在的力量，引領她自由漂浮，自由流動，作品卻隱藏著某族群的密碼，那是原住民的泛靈崇拜，已深深鐫刻在她的身體，成為一道傅柯 (Michel Foucault)

所說的「文化銘刻」，只是這一道銘刻與文明人的身體不同，原住民身體所銘刻的是日月星辰，山川自然，鳥獸蟲魚的萬物生靈。

生命之花，神聖幾何

西元2018年魯碧·司瓦那〈我們還可以清澈嗎？〉，她在面對太平洋的臺東豐濱的山崖石壁上，懸掛了許多她編織的圓形網狀圖騰，細訴人類對大自然水資源的迫害，她期盼東部自然海岸能回到過去那般清澈。她甚至用保特瓶剪成細條，編織成網。這個圓網有如印地安神祕又古老的手工藝品「捕夢網」，印地安族人希望掛上捕夢網，能過濾夢，捕捉好夢，阻擋惡夢。魯碧希望人心也能如水般清明潔淨，她的捕夢網是篩選人心的善惡，讓心人的

善，永續循環。

而魯碧·司瓦那的圓形織網，與其說是捕夢網，更是脫胎於「生命之花」，當她靈光一閃，閃出湧泉噴水花的意象，瞬間也連結了「生命之花」的宇宙能量結構。《生命之花的靈性法則 (The Ancient Secret of the Flower of Life)》作者德隆瓦洛·默基瑟德 (Drunvalo Melchizedek) 表示：生命之花完美象徵宇宙最原初的形，是神聖幾何的一種，是構成生命與宇宙的符號，代表生命的週期從生命之樹開花、結果、種子，一切都是神奇的生命循環。生命之花最古老的圖騰是刻劃在埃及阿比多斯城 (Abydos) 的奧賽里斯 (Osiris) 神殿牆上，也在愛爾蘭、土耳其、英國、中國、西藏、希臘與日本出現。而每個人體內也都藏有神聖幾何生命之花的密碼，只要從

▼ 魯碧·司瓦那裝置於臺東豐濱鄉山壁的〈我們還可以清澈嗎〉，西元2018年。





▲ 魯碧的故鄉位於臺東長濱金剛山下，面對太平洋的長光部落。

「心」出發，就能認識宇宙初開時就存有的神祕傳統，每個靈魂都能綻放出美麗的生命之花。

魯碧·司瓦那為何把生命之花的神聖幾何圖騰，安懸在山壁，有如布署一個神聖空間，她說：「向土地贖罪。」，羅德瓦德 (Wackenroder) 認為：「生命之花是一種純粹的意識火焰，在大地子宮深處，人類的意識層次需要依賴它的存在。」，當大地的子宮受到污染，水不再清澈如許，人類的靈魂如何開出生命之花，如何守護大地？

如此深具悲憫之心的覺醒智慧的魯碧·司瓦那，以直覺創作，總是無意間在作品中傳遞宇宙的訊息，是否與她原住民的背景或生命的磨練有關？傳統的阿美族是個母系社會，她是否傳承了女性在家中擁有的主導權，具有獨立果敢的自主性？甚至傳承了部落女巫感通天地的超自然能

力？她究竟是如何的一位女子？或奇葩？

野性女孩，不安於書

照片中一位身材中等的女子，一身T恤外罩開襟長衫，穿著綁腿褲與軍靴，眼戴墨鏡，頭罩安全帽，面露微笑，雙手握住把手，一隻大提包懸掛胸前，騎著重型機車，這位酷勁打扮，豪邁、天真、美麗的女子，是原住民藝術家，人稱豆豆的魯碧·司瓦那。

臺東雄渾蒼鬱的金剛山下，一片獵場，濱臨太平洋的長濱鄉長光部落，是魯碧·司瓦那的故鄉。好山好水餵養著一位頑皮的小精靈無憂無慮地長大。她像個野孩子，自由地在大自然裡翻滾，山海之間的田野是她的嬉遊場。她既會放牛，更愛爬樹，祖母種的芭樂樹、蓮霧樹、麵包樹，她無一不爬，她也是常領著同齡層的小孩到處撒野的「孩子王」、像陽光男孩般的小姑

娘，看在父親，一位天主教教會傳教士的眼裡是很不協調的畫面。而母親鎮日忙著阿美族傳統服飾的裁製，她的好手藝吸引許多年輕女孩來她家學藝。

野過了國小的童年，魯碧·司瓦那在國一時，被父親轉學至花蓮的海星中學，父親不惜從公立國中將她轉至外縣市的私立中學，還讓她住修女院，為的是希望在天主的感召下，能馴化她的野性，甚至繼承他傳教的衣鉢。父親嚴格的管控，她的生命是否起了一些漣漪？放學後與修女過著砍柴、煮飯、讀經的「修身」生活的魯碧·司瓦那，像是被隔離在一個聖潔的空間。昔日的玩伴都不見蹤影，一下子失去看海與撒野的日子，她只得兀自爬上樹，遙望遠方的山，她開始學會發呆，之後便是不斷地唱歌，安撫內心想至山林之野奔跑的熱烈渴望。

她的野性暫時沉澱為自彈自唱，音樂如潮汐，在她的心靈自成旋律，修女們常聽她唱民歌，在民歌與聖歌之間，她儼如一位乖巧的天使。然而在學校的一次大掃除中，她忽然遇見一條蛇，她竟抓起蛇，在頭上使勁地甩，直到把蛇甩出去，她手上握著一截蛇尾，圍觀的同學見識到蛇的「斷尾求生」都嘖嘖稱奇。魯碧·司瓦那甩蛇的壯舉，不脛而走，傳遍校園，班長直說她是漫畫裡那位調皮的「小豆豆」，從此豆豆成為她的新稱謂。

單飛離巢，設計櫥窗

一直沒在意讀書的魯碧·司瓦那，直到考高中時仍在玩，聯考時她總是第一個交卷，卻胡亂地考上臺東女中。魯碧唸的班級雖是前段班，但父親認為女孩子讀到高中即可不必升學，她樂得在高中又玩蕩3年。在學校時雖然受到一些制約，常常被教官告誡一番，可是玩心未泯的她，直到高中畢業仍是玩性不改，父母希望她能留在家裡幫忙蓋房子，家中正需人手，只是根本無法被拴住的她，一心只想單飛如貓頭鷹一般，還不會飛就想離巢。她私下向朋友籌措經費，在父母堅決地反對下，仍嘻皮笑臉地向他們道別，背起行囊，行走天涯。

就像歌手巴奈 (Panai Kusui) 作詞作曲的〈流浪記〉的歌詞：「我就這樣告別山下的家，我實在不願輕易讓眼淚流下，我以為我並不差，不會害怕，我就這樣自己照顧自己長大。我不想因為現實把頭低下……」。敢叛逆勇闖臺北的部落女子，通常都不是弱女子，不但不向現實低頭，還要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魯碧·司瓦那在百貨公司銷售寢具，到另一家百貨公司當店長，再到西門町做櫥窗設計，她常使用枯木、樹藤、沙石、草葉等天然素材搭配店內的服飾，在空間規劃上閃耀著蓬勃的創意，別具風味。她一做12年累積了豐厚的設計經驗，她與朋

友合開手染服飾店，自己創業當老闆，做了幾年，景氣下滑，事業戛然而止，她成了自由接案的設計者。她以為玩完了，殊不知她真正的玩家生命才要開始。

初學木雕，走出低谷

西元 1995 年是魯碧·司瓦那關鍵性的一年。這一年她接到「花蓮山海關阿美族木雕藝術祭聯展」的展覽空間整體視覺設計案，許多年輕的阿美族藝術創作者都一起參與駐地創作三個月，所謂的駐地是在一家建設公司推出的預售屋，實地創作。開朗的阿美族創作者，在公司提供各類美酒無限暢飲下，歡笑聲與刨木聲齊奏，魯碧·司瓦那一下子就與部落的族人相處有如一家人。在這次工作的新體驗中，魯碧·司瓦那無意間撞開一條她可以好好玩它一生的路，就是像那群原住民木雕家一般做雕刻。可是她從沒學過木雕，幸好那群家



▲ 魯碧指著臺東金樽海岸，遙想西元 2002 年意識部落沒水沒電集體生活的漂流木駐地創作。

人朋友中有一位達鳳 (Tafong Kati)，願意教她，且毫不吝嗇地答應讓她借住自己的工作間一隅。魯碧·司瓦那出走臺北，其實正是她的婚姻觸礁時，而達鳳總是默默陪在一旁，不但教她使用各種工具，還教她各種雕刻技巧，希望她的生命能找到另一個出口。在魯碧·司瓦那心中，達鳳不但是她的老師，還是她的救命恩人，因為當她情感遭到重創，擺盪在生死之間，是達鳳助她穿越生命的傷痕，走出幽暗的低谷，看見生命的曙光。是否因此，日後魯碧的諸多裝置藝術中，總是一再地出現光，似乎那是她永恆的生命光源。

魯碧在花蓮光復鄉太巴壠 (Afalong) 與達鳳共用工作室 4 年後，她初試啼聲，即以一件大型雕刻〈宇宙之愛〉(西元 1999 年) 參加「雕鑿山海情臺灣原住民木石雕刻創作展」，圓形的浮雕刻劃一位懷孕的母親以手環抱肚子，象徵守護地球一如守護孩子。

意識部落，漂流歸零

一向愛海的魯碧，心中總是盈滿充沛活力的能量，如海的波濤洶湧，她非常喜愛臺東的金樽海岸，常在那兒聽海潮音。西元 2002 年在金樽海邊，風雲際會聚集一群以原住民創作者為主又跨越族群，十餘人的「意識部落」。他們以漂流木為創作，大家在海灘上的樹叢裡搭帳棚，以歸零的



▲ 達鳳的木雕藝術在臺東都蘭二倉展出。

方式，回歸大自然。沒水，就以山壁滲出的泉水飲用；沒電，就以星空為枕，他們設廚房、挖茅廁，過著半原始生活。他們沒有遊戲規則，沒有組織，沒有領導人，謝絕媒體採訪，吃、喝、拉、撒、睡全在一起，日日擁抱大海、藍天、月光、太陽，集體「歸零」三個月。

藝術家往往各有主見，許多問題在衝突中不得其解，從小就是孩子王，渾身散發著自信，母性十足的魯碧無形中扮演溝通的角色，她常常拋出想法，丟出訊息，讓大家共同討論，在矛盾中取得共識，她儼然成為意識部落的靈魂人物，但她又必須保持非領導者的姿態，她說：「你不能很清楚地被看見，只有消失，意識部落才

會存在。」。曾經有一次在溝通中她情緒崩潰，但她說：「我扛責任最多，也學最多。」，阿美族母系精神在她身上流露無遺。正是法國女作家海倫·西蘇提出的「陰性書寫」—強調樂於慷慨給予，只求付出不求回報的利他精神。

3 個月後，意識部落就在原地舉行漂流木裝置展，魯碧的〈歸零舞動〉(西元 2002 年)，以粗獷的兩根漂流木，迎風而立，根鬚飛揚，象徵她的生命與大自然共舞的頻率。

意識部落雖然「上岸」，但他們共同凝聚的同心力成為往後幾年接受政府委託公共藝術工程的主要團體，他們看似無形，卻又有形地存在。魯碧陸續參加「第一屆

都蘭山藝術節」在都蘭新都糖廠舉行，她以〈電器螢火蟲〉(西元 2002 年) 參展，接著又參加「臺東南島文化節」，以〈夢巢〉(西元 2002 年) 參展，當年筆者適逢參加臺東史前文化博物館的南島文化節座談會，有幸觀賞到魯碧的大型裝置藝術，她以大小不一的漂流木堆疊、排列，組成有著片片橢圓形扇葉的巢穴，有機的造型、虛實的空間，素樸的材質，狂野而浪漫，格外引人注目。有著充沛體力的魯碧，之後幾年再接再厲參加許多政府舉辦的展覽，提出〈韻〉(西元 2003 年)、〈髮舞〉(西元 2004 年)、〈蝴蝶谷〉(西元 2004 年)、〈排山倒海〉(西元 2005 年)、〈哦~海洋〉(西元 2006 年)、〈川流不息〉(西元 2008 年) 等裝置藝術，都是以漂流木為主再搭配藤或麻布或燈光，氣勢磅礴，又剛柔相濟，自成一格。

陰性書寫，回家的路

對漂流木情有獨鍾的魯碧，她覺得漂流木從高山、溪谷，一路跌撞到海邊，很像她的生命一路漂流，而每根漂流木又是獨一無二，彷彿引導她不斷前行，探索未知。倚著漂流木，一生漂流的魯碧，創作對她有何意義呢？魯碧說：「我是一個選擇藝術創作，作為我生命飛翔的翅膀的女人。」。從家庭出走，從都會出走，從婚姻出走，就是為了生命的飛翔，魯碧的〈女



▲ 魯碧·司瓦那 夢巢 漂流木裝置藝術 西元 2002 年。

人·夢〉(西元 2005 年)，訴說著她由女兒、妻子、母親、創作者的多重女人角色，既有不堪回首的往事，也有難以言說的夢想。木雕裡一個左右分裂的睡臉，正是身為女性難以圓夢的裂痕。

〈蝶蛻·編織生命的彩翼〉(西元 2006 年)，生為女人如何長出雙翼，魯碧以漂流木、彩色玻璃、麻繩、樹藤、樹皮、碎石，在高雄美術館的園區樹上，結出一顆顆碩大的蛹，入夜在燈光烘托下，絢麗無比，似乎即將翻飛為翩翩的彩蝶，魯碧只能在創作中訴說表情，而飛的意識一直盤據在她心中不去。

魯碧終於在西元 2008 年於都蘭糖廠舉行「回家的路」個展，她把展出的作品名稱，串聯成一首詩：「女人 / 鼓動追逐彩虹的翅膀 / 穿越生命的長河 / 尋找母親的眼睛 / 洞澈了鄉愁 / 彷彿風中的彩虹 /

安駐當下就是回家 / 於是 / 在很深邃的寧靜裡 / 唱歌、跳舞、綻放……。」。翌年(西元 2010 年)，魯碧在「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陸續舉行第二次個展「來時路」，十年的孕育，魯碧的藝術終於誕生，證明她由蛹幻化為彩蝶的心路歷程。兩次個展中的作品如〈母親的眼睛〉、〈鄉愁〉、〈深邃的寧靜〉、〈流動的靜默〉、〈母親的海〉或〈太陽的眼睛〉等都有著螺旋形、橢圓形、卵形、圓形的女性身體意象，一如茱迪·芝加哥 (Judy Chicago) 提出的「中心意象」，且許多裝置藝術如〈來時路〉以金黃的木屑和燈火鋪陳一條銀河星系或〈穿越生命的長河〉大小相間的石頭一路排列舒展如川流不息的河流，中間的圓形光體如太陽，或〈風中的彩虹〉(西元 2008 年)，植物根莖藤蔓向上蔓生等等，都展現出「流動」的不確定、延展、細鎖、隨機、拼組等與後現代女性主義法國學者希蘇 (Hélène Cixous) 的「陰性書寫」相契合。

作為創作者的魯碧，她既是身為母親孕育生子，也是創作上以陰性的存在體認眼前誕生的藝術新生命。個展的整體呈現，是一位女性創作者面對一次新的存有處境的開展。回首「來時路」，魯碧已鋪開一縷回歸母體的線，牽引著她走向「回家的路」。

〈水的聲音〉(西元 2009 年) 是魯碧

參與高美館「蒲伏靈境—南島當代藝術展」的複合媒材作品，無數根縱剖的漂流木，密集交錯，呈 S 形有如瀑布，下面又有一灘飛濺的水花，結合投影藝術，水漣漪不斷漫延，那流體的流動感，只有陰性的女體 / 母體才有特殊如潮汐的生命經驗。另一件〈旅行的種子〉(西元 2016 年) 是各式種子的排列組合，蔓延成形。魯碧說：「我用流動的感覺去呈現它。」。她把種子因風、因水、因走獸動物而到處播種，走出繁衍生命的行旅，似乎她的生命也如種子一般，漂流不羈，她並不常回自己的原生家庭長光部落，反而在其它部落旅居、漂游。而〈千絲萬縷〉(西元 2012 年) 是以絲瓜等複合媒材，架構出她在祖母、母親與她之間，阿美族傳統盤根複雜的母系關係，於今已成似斷未斷的文化脈絡。

藍天白雲，玫瑰蔓延

這一線牽看似微弱卻又藕斷實存，在魯碧西元 2017 年於都蘭糖廠二倉的個展中，卻發光發亮起來。開幕那天魯碧穿著黑色長裙，戴著安全帽致辭，忽而向觀眾席中一名男子告白：「你是我的天使，這輩子最想感恩的是你，你也是我的黑天使。自由飛翔是最想要的，也是我生命中最珍貴的。我是雲，我不結婚，除非你願意當天空，我們就辦婚禮，不然我就跟我自己結婚。」，「我願意當天空！」，人群



▲ 都蘭二倉店內處處懸掛魯碧編織的捕夢網。



▲ 魯碧所畫的火焰花 象徵浴火的鳳凰。

中一名著短褲穿拖鞋的長髮男子終於喊話了。於是魯碧把編織好的藍色長型花環，套在他身上宛如禮服，她自己騎著禮車，是一輛把手綴滿白色荷葉邊的花的摩托車，當場迎娶新郎，一位與她相識 22 年，願意遵循阿美族母系社會傳統禮儀「從妻居」的達鳳，驚呼連連的現場賓客成了最佳的證婚人，阿美族母系精神在她身上仍是一場不死的宴席。展覽場中最大型的裝置藝術〈玫瑰蔓延〉，似乎正把這場「藍天與白雲」的婚禮的無邊幸福處處蔓延。那是一朵綻放的百合花，由八根竹竿撐起白布條織成的網狀花瓣，中間是一棵竹子與漁網編織的大圓球，又層層包裹著小圓球。圓球上下綴飾著編織的紅色玫瑰花，兩旁散置著幾顆藤蔓編成的小球。一個個圓的集合裝置，像是她豐沛情愫的圓融進

放。

翌年(2018年)年底，高雄國際鋼鐵藝術節登場，魯碧與達鳳兩人攜手合作，共同打造一件大型的鋼鐵立體雕塑〈夢想家〉，一隻大燈籠魚前方懸吊著一隻會夢想的小獨角獸，在漩渦般的大洋浪潮中，夢想會成真嗎？他們倆繼續期待未知的探索。

巫者美學，淨化心靈

喜歡專注地編織，常常編到忘我的魯碧，她說：「創作過程是淨化的儀式。」，她覺得有時為了等待結果，往往錯過了許多活在當下的機緣，因為那是一道正在進行的儀式，正如她所強調的：「創作是自我對話的過程，聆聽心靈的聲音。」。魯碧曾說過，有一次在一間教室，她唱著阿

美族古調，竟然飛來 8 隻藍鵲，一直撞擊窗戶，嘎嘎作響，她不得不中止吟唱。也許正是那個吟唱過程，有如古老的儀式，發出靈性的訊息，吸引了同頻共振的飛鳥。

她總是認為過程最美，就似她早年創作了許多裝置在戶外的漂流木作品，早就蕩然無存，但她卻淡定地說：「自然存在，自然消失。」，因為過程早已在她生命中永恆。

有著遊牧漂流性格的魯碧，最嚮往雲般的自由飛翔，西蘇在〈美杜莎的笑聲 (The Laugh of the Medusa : Le Rire de la Meduse)〉中說：「她毫不約束自己，她在飛翔，她的一切都匯入她的聲音。」，西蘇認為書寫有如飛翔，並成為創作之源。魯碧以她的創作自由翱翔在藝術的天空裡，那裡沒有主流當代藝術的風格化語彙，只有她自己發出的聲音，是一種出神、忘我在恍惚、泛靈中所發出的有著流動性，自然而純真的語彙，似能與天地宇宙不同物種之間產生靈性感應力，這種靈力足以召喚觀者的魂魄，在「巫者美學」中獲得安定心神的身心靈療癒的過程。

13 世紀波斯的神祕詩人魯米 (Rumi) 在一首〈萬物生而有翼〉詩中寫道：

你生而有翼

你本不該匍匐在地

你能展翅

那就學會飛翔

但願每個人都能鼓動雙翼，展翅飛翔，就如魯碧的一生，她並沒讓自己匍匐在地，而是乘著如歌的翅膀飛翔，只有飛翔才能享受自由，才能打開靈視之眼，瞥見心靈的祕境。^①

參考資料

1. 德隆瓦洛·默基瑟德 (Drunvalo Melchizedek) 著，羅孝英譯，《生命之花的靈性法則》，方智，西元 2012 年
2. 黃曉紅譯〈美杜莎的笑聲〉，《女性主義經典》女書店，西元 2006 年
3. 謝慧青〈漂流生態與臺灣原住民女性藝術〉，《婦研縱橫》89 期，西元 2008 年
4. 李韻儀〈這一群搞藝術的〉，《東海岸》195 期，西元 2004 年
5. 呂奇芬，〈後現代巫者的系譜與變貌：九〇後華文文學對薩滿文化復興之回應〉，《中山人文學報》，西元 2011 年 7 月
6. 洪于雯《魯碧·司瓦那：做為「陰性書寫」的藝術創作歷程》碩士論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西元 2010 年
7. 鄭芳和，魯碧·司瓦那訪問稿，西元 2019 年 4 月 7 日、8 日
8. 比耀·達路爾·奇維里岸《從妻居到夫居：石坑部落婚姻制度變遷之適應探討》碩士論文，臺東大學，西元 2014 年